



青藏路· 岁月棋

刘永源 著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国家一级出版社

青藏路·岁月棋

刘永源 著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国家一级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青藏路·岁月棋/刘永源著. —济南: 山东人民出版社, 2013. 1

ISBN 978-7-209-07125-3

I. ①青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②诗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022519 号

责任编辑:周云龙

青藏路·岁月棋

刘永源 著

山东出版集团

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社 址: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:250001

网 址:<http://www.sd-book.com.cn>

发行部:(0531)82098027 82098028

新华书店经销

莱芜市华立印务有限公司印装

规 格 16 开(169mm×239mm)

印 张 16

字 数 220 千字

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

ISBN 978-7-209-07125-3

定 价 32.00 元

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印刷厂调换。 电话:(0634)6216033

目 录

CONTENTS

序（姜昆） / 1

序（华静） / 1

青藏路

初识柳园 / 3

走向神秘 / 7

夜宿敦煌 / 9

长草沟闹鬼 / 13

梨花朵朵入梦来 / 16

传奇格尔木 / 19

哦！红柳 / 25

昆仑山口 / 27

梦碎五道梁 / 30

长江源头沱沱河 / 37

心在颤抖中前行 / 40

唐古拉山 / 42

道班与道班工人 / 44

藏北草原 / 49

地热电站羊八井 / 53

最后一关 / 56

雪域彩虹

下司马镇 / 61

后藏首府过六一 / 66

藏之驴 / 71

藏之犬 / 75

藏之羊 / 78

藏之牛 / 82

高原鱼趣 / 91

日喀则地委大院 / 96

枪声在警卫与首长之间响起 / 108

那个本真的大昌 / 113

边城奇案 / 120

岁月如棋

元帅与围棋 / 127

大六与围棋 / 134

说“搅局” / 138

换酒 / 140

发小的那只脚 / 143

“黄迷”的快意人生 / 148

臭豆腐 / 160

文明就在普通百姓间 / 167

县委书记三见毛主席 / 169

皱纹是生命的象征 / 176

鸽哨响过

蘑菇 / 179

朝佛路上的姑娘 / 181

植树 / 182

雪 / 184

天葬 / 185

太阳 地球 月亮 / 186

进香 / 187

燃指敬佛 / 188

紫藤花开 / 189

秋（外一首） / 190

追思（组诗） / 191

溱湖 / 196

年在哪里 / 197

病中 / 198

山路 / 200

骷髅墙前的对话 / 201

过年 / 202

废都酒吧 / 203

城市里的“蜘蛛人” / 204

陶瓷 / 205

轮胎 / 208

奥运，我想告慰的人 / 209

沂蒙亲娘 / 212

沂河渔歌 / 213

夜雨滴 / 214

雪后 / 215

幸福 / 216

田家英 / 217

网 / 218

送别 / 220

彭总与《欧阳海之歌》/ 221

旱 / 222

渡口小景 / 223

沂河赞歌 / 224

化 石 / 225

撒种子的农民 / 226

信 仰 / 227

乙丑岁祭袁督师 / 228

蛙 / 229

遥 想 / 230

勉县定军山 / 231

扬州个园 / 232

文化永源 / 233

后 记 / 23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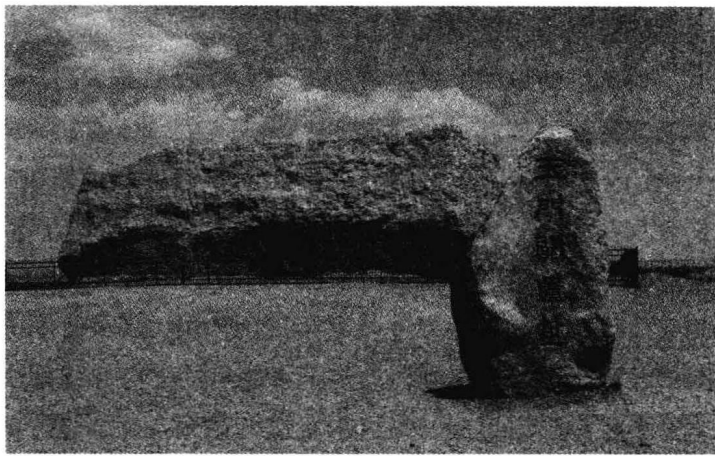
青 藏 路



初识柳园

黄河远上白云间 一片孤城万仞山
羌笛何须怨杨柳 春风不度玉门关

曾几何时，王之涣的这首著名小诗《出塞》，还时常挂在嘴边，如今亲临其境，却怎么也体味不出当年老师所解释的“描写祖国山川雄伟气势的意境”。日暮黄昏，北风骤起；天际边、云低处，我仿佛看见那只身孤影、时隐时现的悲鸿，



玉门关

凄凉和幽怨洒遍长空……

时光倒退到上个世纪 70 年代中期，在一个滴水成冰的日子，我从甘肃小镇柳园出发，目的地是西藏日喀则。

柳园是甘肃省嘉峪关市下辖的一个小镇，坐落在兰新线上。70 年代的柳园镇十分破旧简陋，尽管不是下雨的季节，一条坑坑洼洼的街道上还是泥浆翻飞；或许是离铁路较近，全镇上下从单位到居民都烧煤炭的缘故，

空气中充斥着一种刺鼻的硫磺味道，整个街道和临街的建筑物上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煤尘，就连人们的面孔上也总是挂满了一些洗不净的附着物，这倒是和小镇的颜色相当配套，“灰色”成了这个小镇的主色调。

不过你千万不要因为柳园小镇建筑落后、地域偏僻而忽略了它的存在价值。在当时我们国家交通还不够发达，进藏物资主要依靠公路运输的情况下，柳园小镇以它连接甘肃、新疆、青海、西藏的独特地理优势，几乎成了来自全国各地进藏物资的重要交通中枢。西藏在此地设立的相关机构运输站、商业站、招待所一应俱全，货场、运输站等待运输进藏的物资比比皆是，特别是当你看到街上来回奔跑的是汽车、运输站里成片停放的是汽车、货场排起长龙等待装货的还是汽车时，用不着怀疑自己的眼睛，这里就是汽车的世界。

当你行走在街道上，随时都可以碰到三三两两、一身油污满街穿梭的人，这些人多数是从西藏来此运送物资的货车司机，或许在司机们的眼里，这里已经相当“繁华”了。

如此小的地面上聚集着这么多人，商品需求自然不会少了，精明的商人怎么会放过如此好的商机呢？尽管当时我们国家还处在计划经济时期，个体经济早已被打入冷宫，或许是因为这里地处偏僻，政府的打击力度鞭长莫及，或许需求就是市场，总之这里与其他地方萧条的商贸市场相比，简直就是天壤之别。街道两旁的小卖部和小吃店随处可见，小贩的叫卖声此起彼伏，有时你想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，不得不侧着肩膀行走，不是周围的环境所限，你还真以为走进了北京的王府井或南京的夫子庙呢！

更让你想象不到的是这个小镇的名气还不仅限于此，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的地方——举世闻名的罗布泊就离此不远，据说当时这里的居民还一直享受着因核辐射而发放的政府补贴。

一张普通地图上很难找到的小镇，居然和神秘的西藏和威力无比的原子弹联系在一起，也真够让人睁大眼睛的，真应了那句名言：“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；水不在深，有龙则灵……”

在西藏还不通火车的年代，这么多需要进藏的人集中在这里，他们首选的交通工具是什么呢？正常情况下，人们首先想到的应该是长途客车，



不过这样的想法却不适合柳园。因为在柳园镇，虽有一个客运小站，但客车实在少得可怜，且由于路况和车辆性能所限，跑西藏的客车少之又少，如果真指望坐长途客车进藏，那可就要有些耐心了，即使等上十天半个月，也难以保证就肯定可以乘上车，即使乘上车，再过十天半个月也难保证就可以顺利到达目的地。起初这种现象让我感到迷惑不解，进藏人群来了一拨又一拨，难道是扎了翅膀飞去的不成？其实你如果稍微注意一下周围的环境，看看周围几乎无处不在的汽车，就会恍然大悟。由于大量的进藏物资集中在这里，从西藏来此拉货的汽车川流不息，可以想象的出，在这里想搭乘一辆货车进藏简直太容易了，几乎是喊上一声师傅或老乡，最多再递上一支香烟，司机师傅就可以满足你搭车的愿望。

与现在相比，那个年代人与人之间，少了些物质追求，多了些善良朴素，相互间的帮助在那个年代是比金钱更管用的通行证。

在柳园等车期间，让我最难忘记的一件事情是去老乡大老张家做客。这大老张可是柳园镇上一位颇具知名度的人物，其影响力不仅因为是管辖全镇治安的派出所所长，更因其个头高大，为人率直，有着山东人身上普遍存在的一份热心肠，在当地有着相当好的口碑。

见面后，大老张的率直性格一览无余。

“你们口福不浅，正好别人送我一条羊腿，晚上我们一起把它消灭了。”把吃饭说成消灭，这不是大老张的发明，更与派出所所长的职业无关，而是那个年代习惯性用语，大概像当今流行的撮一顿吧。

晚饭颇为丰盛，一个七十年代家庭普遍使用的搪瓷盆，把不太大的圆桌盖了大半个，搪瓷盆里像一座高高隆起的小山包，不过垒砌山包的材料全部来自羊的身上。大老张用筷子挑起一块羊肉放到我的碗里，这肉的块头实际上比碗还要大，因为只有一半躺在碗里。

在以后的若干年里，我再没有吃上比这块头更大的羊肉。大老张没有更多的言语，说了句开吃，就自顾自地大口大口地嚼起来，说是受大老张的感染倒不如说是抵不住美味的诱惑，刚刚还在碗中冒尖的羊肉几乎在转眼间就从碗里转移到肚子里。离开家之前，虽说也喝过几次羊肉汤，但像这样放开肚皮地大嚼一顿还是第一次。只一会工夫，刚才还像山包一样的

一盆羊肉，只剩下些残渣剩水了。

大老张不无神秘地说道：“知道刚才吃的什么肉吗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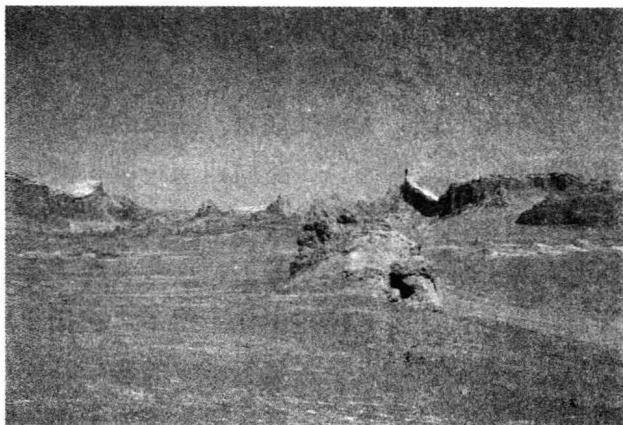
“羊肉啊！”我和另一位伙伴不约而同地回答道。

“是羊肉，但不是普通的羊肉，是青藏高原特有的黄羊肉！”（那个时候还没有自然动物保护法，人们的动物保护意识普遍较差。）大老张漫不经心地说道。“啊！真的没想到！怪不得味道那么鲜美呢！进藏之前只知道青藏高原充满了神秘，也知道黄羊生长在青藏高原，没想到的是这么快就与高原的神秘拥抱。”年轻人的猎奇心理占据了整个身心，进藏之前的种种顾虑早已抛到九霄云外，神秘的青藏高原让我充满了无限的向往！

现在想来这种心情的由来，应该感谢热情好客的大老张，更感谢大老张让我第一次接触到神秘的高原、神秘的黄羊。18岁离开爹娘，18岁独闯西藏。此刻，曾经的踌躇彷徨随风而逝，我眼睛里的青藏高原不再陌生，甚至大老张的热情抵消了青藏高原的冷酷与荒凉。西藏，我的希望所在……

走向神秘

从柳园到日喀则，大约 2100 公里的路程，这样的距离如放在当今的交通条件下，就是满载货物的卡车跑上两三天也应该很轻松地就到了，然而那时的车辆状况和交通路况与当今相比，简直是天壤之别。从柳园到日喀则的货车



戈壁滩

少说也要跑上一个星期，赶上天气或路况不好，走上半个月二十天的情况也经常出现。

我当时乘坐的是那时货车中较为普遍的“解放牌”汽车，这是我们国家自己生产的第一款汽车，不用多解释，仅从其名字“解放”就能看出它的时代特征。应该说，在当时我们国家无论经济还是技术都相对落后的情况下，能生产出这样的汽车已经很不容易了。

或许这种车辆在内陆地区比较实用，然而对山高路险、空气稀薄的青藏高原来说就毫无优势可言了。由于高寒缺氧的原因，油料助燃能力差，多数时间里，每逢启动点火，驾驶员都要手提摇柄走到车头前，把摇柄从车头前插入引擎，然后甩开臂膀，用尽吃奶的力气把摇柄转动。随着摇柄

转动速度越来越快，司机的身体随着摇柄的起伏也上下晃动，那情景说是一个双杠运动员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的竞赛也不过分。随着摇柄的加速转动，人几乎飞了起来，直到机器嗵嗵作响、火花四溅，这才算是点火成功。我敢说在青藏高原，仅这一套摇车的程序走下来，不弄个筋疲力尽才怪呢！看来在高原地区吃司机这碗饭不容易，不仅要有个清醒的头脑，更要有副好身板、有把好力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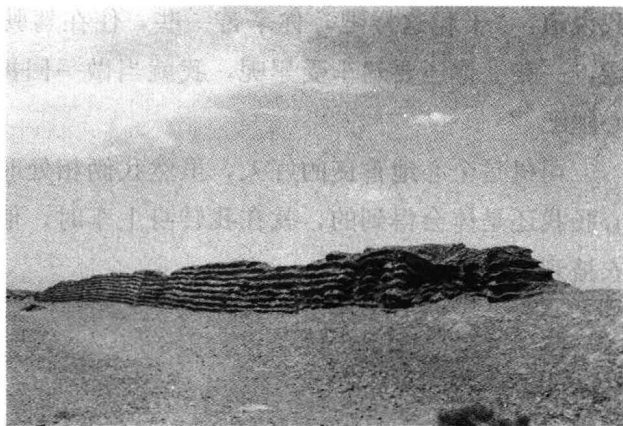
柳园是我高原之行的起点，高原的神秘加上年轻人旺盛的精力，使得我身体的每个细胞都在激烈地跳跃着，尽管坐在狭小的驾驶舱里，但整个身心好像早已飞出车外。这是高原之路，也是世界上最高、最长最神秘的公路；车奔驰在广袤无垠的千里戈壁滩上，载着我的好奇与希冀不断穿过山峦、跨过桥梁向前伸展着。

长河落日圆，大漠孤烟直。高原的神秘在于它的空旷与寂寞。地理知识告诉我，出来柳园，一路向西南行驶，海拔不断升高，汽车需要一路攀爬。透过车窗，晴空下的高原显得静谧而安详，广袤无际的戈壁滩上无端筑起条条长龙，在阳光照耀下，这些长龙一会变成波涛汹涌的海潮，正张牙舞爪地向你袭来，惊诧中你不得不赶快闭上眼睛；当你睁开眼睛时，又是另外一番景象，一条条飘忽不定的彩带在空中摇曳，此刻的你又似乎被带入一个欢快的舞台。或许这里是沧海桑田的遗痕，或许这里是大自然鬼斧神工的杰作，总之你如临其境，一定会引发无端的遐思或猜想。

高原的别致还在于她的庄重与安闲。这里见不到大呼隆的人群，却平添了几分宁静；不时出现的散漫无忌的羊群，那神态分明标志着自己就是这儿的主人；头顶盘旋的山鹰更像好客的亲朋，非送你一程才能表达主人的热情。不过，此刻我还有一个小小心愿，希望看到高原特有的那些灰头土脸的土拨鼠，每当爬坡的汽车喘着粗气向前蠕动时，它好像在笑话别人，个头那么大的家伙，走起路来还那么吃力，看我的表演，轻灵的身体来个前空翻，或者来个360度的转弯，几乎在瞬间，钻进洞穴，只露出两只警惕的眼睛。不过眼下隆冬时节，土拨鼠已进入冬眠，这对我来说是个小小的遗憾。

夜宿敦煌

柳园小镇的热闹繁华、大老张的热情好客、高原特有的美味黄羊给我的旅途增添了无限的快意，整个身体犹如被一团暖融融的海绵紧紧包裹住，即使在严冬季节，也没有感到一丝寒意。



柳园距敦煌大约

敦煌汉代长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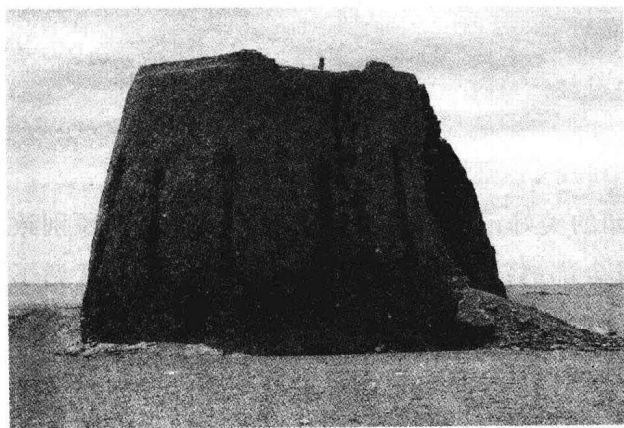
350 公里的路程，或许是柳园的美好记忆一直感染着我，或许是高原别致的魅力打动了我，吸引了我全部的注意力，几乎没怎么觉得累，就到了敦煌。

敦煌市位于河西走廊最西端，甘、青、新三省（区）交汇处，这里曾经是中西交通的枢纽要道，丝绸之路上的咽喉锁钥，对外交往上的国际都会，经营西域的军事重镇，在中华历史的长卷上占有光辉的篇章；特别是莫高窟……俗称千佛洞，被誉为 20 世纪最有价值的文化发现，以精美的壁画和塑像闻名于世。

到敦煌的时间已是夜晚，昏暗的街灯、稀疏的行人与我印象中的文化名城相去甚远。司机师傅是位老西藏，青藏线不知跑了多少趟，显然他对

这里的路线非常熟悉。汽车拐了几个弯，就到了我们计划中的宿营地——运输站。当我们前去登记住宿时，却遇到了小小的麻烦，站里客人已满。如果放在酒店林立的现代城市，不用多说，我们会扭头就走，换一家旅店好了，但那个时候条件有限，食宿客栈少之又少，除了运输站外，每个城市还有个政府招待所，不过到那里住宿，除了要有严格的手续审查外，价格也不菲，因此那里从来就是一般人望而却步的地方，何况一身油污的师傅即使手续完备，恐怕也不会受欢迎。只此一家，别无选择，在师傅的不断请求下，工作人员才极不情愿地答应加一个床位。但一张床睡不下两个人，即使挤得下两个人，也不合人家的管理规定，师傅用征询的目光看着我说道：“干脆这样吧，你辛苦一些，住在驾驶室里，凑合一宿。”“没问题，一路上你还要驾车受累呢，我就当做一回押车人，看好货物，你就安心睡吧。”

司机是个心地善良的好人，虽然我俩相处时间不长，他对人的那份热心肠我还是体会得到的，就在我转身上车时，他又特意把自己身上的皮大衣披到了我的身上。



烽火台

本来就狭小的驾驶室里，还塞进一筐苹果，我不得不为腿和身子的不协调，不断做着自己的思想工作。狭窄的空间让我翻来转去无法入眠。窗外的寒风呼天号地，汽车玻璃已经结上一层厚厚的冰霜，尽管身上裹着皮大衣，可上

下牙骨仍然不断打架。“瀚海阑干百丈冰，愁云惨淡万里凝”，边塞的冷月酷风早在中学课本里就有所了解，不过直到此时才领略到它的真正含义。睡不好就不睡，干脆坐起来打发时间。曾几何时我还在老师布置的命题作文里写道：我长大了开汽车，这样的志向也够寒碜人的吧？不过也别笑话



我，还有的同学写的是我长大了开拖拉机呢，汽车总比拖拉机跑得快吧。

其实那个年代乡下的孩子见个汽车也不容易，更别说近距离地和汽车接触了。那时见到开汽车的人，按现在的话说简直就是帅呆了。刚搭上车的那一阵子，我的好奇心就曾经驱使我触摸汽车上的各个零部件，只是碍于师傅在场不方便下手而已，现在倒是可以无拘无束地实现自己的愿望了。

夜已很深，驾驶室内外一片漆黑。我尽情地、小心翼翼地把驾驶室内所有能够触及到的地方仔细地摸了一遍。还别说，这精神转移法效果不错，刚才还冷得直打颤的身子不知什么时候已恢复了正常。

漫漫长夜，寂寞恐怖。在不断地抱着方向盘晃来晃去，进挡退挡，加油踏刹车已经耗尽了所有的兴趣时，我又突发奇想，何不打开驾驶室内的灯看书呢？可是驾驶室内的照明灯安装在哪里我一无所知，不过室内就这么大的空间，就像人的眼睛不会长在屁股上一样，灯自然是安在上方才对。按照我的逻辑推测，我用手轻轻地划拉着驾驶室的上方，不成想没费什么力气就破译了这个难题，当我触摸到肥皂盒大小驾驶室灯体时，很自然地就打开了灯的开关。

一直以来，书是我最好的伙伴，离开家时，我还把朋友送我的一本《东游记》带在身边，此时我把那本还没有读完的书找了出来。这是一本神话小说，那年代的人看这种书大概就像往后一段时间里人们看《射雕英雄传》、《白发魔女传》那么有兴趣。书是打发时间最有效的方法。至今书中铁拐李的机智诙谐、韩湘子的聪慧灵透、何仙姑的美丽善良，张果老的悠然洒脱，依然历历在目。书驱走了寂寞、驱走了恐怖，书让我忘记了寒冷，忘记了黑夜，忘记了时间。就在我完全沉浸在八仙的仗义行侠、幻化斗法的精彩故事情节时，突然间，车门打开了，师傅正手扶车门，用迷惑的眼神看着我说道：你一夜没睡啊？直到这时，我才发现天已大亮。

当师傅喊我一起用完早餐，重新坐进驾驶室，即将开始新的行程时，一场始料未及的尴尬也于此时出现了。原来我开灯看了一夜的书，不知不觉中已经把电耗了个精光，师傅不断转动钥匙频繁打火，可电动机好像被人用电焊焊住一样，没有丝毫的反应。师傅扯扯这根电线，拧拧那个螺丝，